

(上接第1版)

(三)

抢救艺术瑰宝，必须派全能型音乐人才。根据原文化部、中央民委的要求，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，最后重任落在万桐书身上。

抱着只有1岁大的女儿万史迅，万桐书夫妻俩从北京踏上西去的列车。他们又忐忑又兴奋，像那个年代无数青年一样，被建设新中国的豪情激励着，对未来充满了梦想。

先坐火车，又倒汽车，再乘飞机，他们几经辗转，终于到了迪化(今乌鲁木齐)。飞机是当时的中央民委专门给他们协调的，因为他们到兰州后得知，去往新疆的路上还有残匪出没，所以上级派了一架军用飞机接上他们。

来机场接站的，是一驾当地俗称“六根棍”的马车。马儿小跑，铃儿叮当，万桐书一家迎着春风驶入城门。

忽然间，维吾尔族马车夫唱了起来。那是万桐书从未听过的一种曲调，歌词虽然听不懂，明快的节奏、欢快的情绪却一下就打动了他们。

“这是什么歌？”他问。可是马车夫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家乡人人都会唱几段。万桐书跟着学唱，马车在歌声中轻快前行。

安顿好住处，万桐书开始熟悉这座城市。他们当时工作的维哈剧团附近，有个湖名叫红湖，湖畔绿树成荫，其中有一棵百年古树，枝叶繁茂，遮天蔽日。工作之余，万桐书有时会去那里走走。

一天傍晚，他又来湖边散步，还没走到古树旁，就听见一阵琴声、鼓声、歌声，那歌声马上让他想起了马车夫的歌唱。万桐书驻足细听，很快沉醉其中。一曲唱罢，一曲又起，明显是另一位歌者。曲调、伴奏也别有韵味。几位歌者就在百年古树下，万桐书没有走近，远远倾听，不忍惊扰他们。

第二天傍晚，万桐书早早吃了晚饭，又来到古树附近，悄悄听了一晚。从那曲调中，他听出了欢快、忧伤、沉吟，听出了悲欢离合、人生百态。

第三天，万桐书忍不住要弄清树下的歌者究竟是什么人。一问方知，他们就是从新疆各地请来录制十二木卡姆的几位民间艺人，他们演唱的正是新疆维吾尔族“万歌之源”——木卡姆。

其中有位老人，中等身材，长须浓眉，戴一顶巴旦木花帽，身穿紫绿相间的彩条袷袂。塔克拉玛干的太阳给了他古铜的脸色，脸上的纹理像天山般峡谷纵横，深褐色的双眸炯炯有神。他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吐尔迪·阿洪。

来自首都的青年音乐学家和扬名边疆的民间大师就这样相逢了。语言不通不是障碍，音乐就是他们共同的语言。吐尔迪·阿洪给万桐书演唱十二木卡姆，万桐书为吐尔迪·阿洪拉小提琴。他们朝夕相处，很快成了忘年交。

吐尔迪·阿洪是十二木卡姆故乡一个音乐世家的第五代传人，6岁学乐器，12岁学十二木卡姆，20岁能独立演唱。十二木卡姆的几百首歌曲、几千行诗，全都融在他的血脉里。

录音还不能马上开始，因为当时全新疆都没有一台录音设备，怎么办？

心急如焚的万桐书向北京求助，上级部门在全国展开搜寻，最后从上海买到一台钢丝录音机，据说是美军撤离中国大陆时留下的处理物资。

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正式成立，万桐书任组长，音乐家刘炽和他的弟弟刘烽，作曲家丁辛、诗人克里木·霍加等人都是成员。

一切就绪，准备录音！不料，用电又遇上了麻烦。迪化当时电压不稳，录出的声音忽高忽低。幸好广播电台帮忙，弄来一台手摇发电机，又将播音室让给工作组用。当时条件有限，但当地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想方设法，为他们解决了各方面困难。

1951年8月10日，吐尔迪·阿洪拿着萨塔尔琴，来到录音机前坐下来，开始试音定调。他的儿子吾守尔·吐尔迪坐在旁边试鼓。第一次录音开始了。

(四)

“我深深投入木卡姆，使之萦回于心。若耽于爱的憧憬，即弹奏于伊人尊前……”吐尔迪·阿洪放声高歌。歌声中，有对大自然的礼赞，有旷野上的奔跑与呼喊，有鬼魂的呜咽，有爱的忧伤与狂喜……

老人紧闭双眼，挥臂拉琴，身体随着节奏缓缓摇摆。

他在演唱一个曲调时是不能中断的，操作手摇发电机的机组师傅一秒钟也不能停歇，一直在匀速摇动。一曲终了，操作者汗流浹背。一天下来，手臂酸痛，动弹不得。电台又调来3名师傅，趁着换曲的间隙轮流操作。

当天的录音结束了，万桐书走到吐尔迪·阿洪面前问道：“您在演唱时，为什么总是闭着眼睛？”

老人答，以前自己流浪卖艺，从小就习惯了富人的冷眼，绝不敢抬眼直视出钱的巴依老爷和太太。

听罢此言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良久，万桐书说：“现在是新中国了，人民当家作主了，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。请您放开唱、放开演唱吧！”

老人第一次听见自己的歌声从机器里传出来，既好奇又激动。他用长期抚弦磨平了指纹的指头，轻抚着钢丝录音机，深凹的眼眶里噙满泪水。

十二木卡姆全曲唱完需要近20个小时。录音持续了两个多月，直到10月下旬才结束，成果是24盘钢丝录音带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十二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。

伴着木卡姆的曲调，万桐书和连晓梅的第

从沙漠到大海——追记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抢救守护者万桐书先生



上世纪50年代，万桐书（前排左二）、吐尔迪·阿洪（前排右二）等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成员合影（资料片）。



1951年3月，从北京前往新疆前，万桐书一家三口合影（资料片）。



上世纪50年代，万桐书（左二）与同事在南疆收集整理十二木卡姆（资料片）。

二个孩子降临人世，是个可爱的男孩。这双重的收获，带给夫妻俩巨大的幸福。

(五)

录音只是个开头，更繁重的工作还在后面，那就是记谱。

万桐书是学西洋音乐出身的，熟识十二平均律，这种律制和木卡姆的律制完全不同。尤其木卡姆在乐律、乐调、节拍、节奏、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，用五线谱为木卡姆记谱极为困难，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。

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万桐书大量查阅国内外音乐参考资料，开创性地编制了顺滑音、吟音等标注符号，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。后来，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。

为了弄懂一句曲谱，他往往要反复放几十遍录音。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如同发丝一样细的钢丝，在多次反复听后很容易断，稍有不慎就乱成一团麻，一个星期都难以整理好。换个人，很快会被搞得心烦意乱，万桐书却有无限耐心，一脸淡定地面对“乱麻”，聚精会神地一段一段清理、捋直，绕成圈，再接起来、继续听。

那时迪化每天只供5小时的电，到凌晨3点就停电了。万桐书和连晓梅每晚都争分夺秒地记谱。

万桐书守在录音机边侧耳细听，飞快地记。连晓梅则控制着一台变压器，调整电压。二人精神紧绷，片刻也不敢放松。

他们新生的孩子3个月大时患了急性肺炎。大夫说必须住院治疗，可万桐书夫妇放不下记谱工作，也不能留下一个人在医院照料孩子，因为另一人无法单独完成记谱。他们软磨硬泡，求大夫给孩子开药，带回家服用。

一天晚上，给孩子子喂了药，夫妻俩就专心记谱。凌晨停电时，他们听着孩子不再咳嗽，便精疲力尽地去睡觉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这个家里突然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

那个肉嘟嘟的小男孩再没有醒来……万桐书钉了一口小木箱，抹一把泪，挥一下锤子，然后把孩子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抱进去，安葬在一处山坡上。

当晚，一来电，夫妻俩又在各自的机器前坐下，继续记谱。

因长期用左胸抵桌，万桐书的左胸部变形了，眼睛也高度近视。录音机的旋钮被磨得锃亮，而他左手手指磨出厚厚一层茧，最后不能弯曲，左胳膊也抬不起来了。连晓梅劝他去医院，他不同意，还骂妻子拖后腿。连晓梅委屈地偷偷抹眼泪。哭完，她还是跑去医院开了外用的药，帮万桐书擦在手臂和手指上。万桐书的笔记、曲谱大多是连晓梅誊写的。

用了将近5年时间，万桐书夫妇终于完成了这项枯燥艰辛的工作。

1954年，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，为了完整保留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，万桐书邀请吐尔迪·阿洪老人再次录音。工作组请来一些翻译家、维吾尔族诗人、音乐家共同参与翻译配词，逐字逐句把察合台语唱词翻译成现代维吾尔文。吐尔迪·阿洪演唱的十二木卡姆，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、歌词2990行。

1956年8月，万桐书将这套成果带到北京，立刻引起关注。上级认为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大事，决定出版十二木卡姆的乐谱和唱片。

万桐书兴奋极了，一回到新疆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吐尔迪·阿洪。可是，人们告诉他，老人已经去世了。

(六)

有一回，万桐书去南疆时路过吐尔迪·阿洪的家乡，特地到他的坟前拜祭。

那个用木卡姆歌颂爱情、录音时总是反复问“要不要再唱一遍”的老艺人宛在眼前，万桐书不禁泪流满面。

附近有乡亲闻讯而来，不禁好奇：这个面容清瘦、戴着眼镜的汉族人，是吐尔迪大师的什么人？

当知道他的身份后，有人大喊起来：“您就是万桐书！吐尔迪大师在演唱中颂扬过您，说您是十二木卡姆的乐魂！”

原来，回到家乡后，吐尔迪·阿洪常常想念万桐书，就写了一首名为《乐魂》的歌，用十二木卡姆曲调演唱：

“我时时想念一个人，一个抢救十二木卡姆的人。有了他的录音和记谱，我的木卡姆才不会死去。有了他的存在献身，木卡姆才会传向全世界。他是十二木卡姆永生的乐魂，他的名字就叫万桐书……”

1960年，《十二木卡姆》乐谱两卷集面世，那年7月底，摆在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会场入口的展台上，引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纷纷赞叹。

随后，这一重大文艺成果被国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还有国外报纸给予整版展示，盛况轰动一时。

当时，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和演奏都是艺人心手相传，缺少理论总结，初学者不易掌握。万桐书就在连晓梅的提醒下，运用自己多年来绘制的乐器草图、记下的笔记，编写了《维吾尔族乐器》一书。维吾尔族17种传统乐器的源起、演变及演奏方法从此有了系统阐释和介绍，成为中国器乐史研究又一件开创性工作。

(七)

在新疆，大街小巷、茶馆饭铺、村镇巴扎，驴车上、驼队中、篝火边，处处都能听到木卡姆的旋律。婴儿在木卡姆的欢唱中降生，年轻人在木卡姆的乐声中喜结良缘，走过苦难的老者在木卡姆的吟诵中重归泥土。那琴弦上的家园，容纳着一生的喜乐悲愁。

以演唱木卡姆为生的民间艺人，被老百姓尊称为“木卡姆奇”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就把艺术感染力播洒到哪里。

从1957年8月开始，万桐书带着普查小组的几个人，坐着敞篷卡车，沿着昆仑山北缘到南疆各地寻访更多的木卡姆奇。那时都是土路，大卡车颠簸得厉害，跑上一天，下车连腰都直不起来。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路上，万桐书鞋底磨破，脚趾流血，他像骆驼一样继续走。

在墨玉县，有位80岁的老艺人叫帕塔尔·哈尔夫，能演唱9套刀郎木卡姆，可万桐书三番五次上门，总是被拒之门外。原来，帕塔尔被人骗过。有个村霸，叫他去宴席上表演木卡姆。老人连唱三天，嗓子都唱哑了，村霸却说唱得不好，一分钱不给。倔强的老艺人从此不再开口演唱。

心结解开，竟是通过一头小毛驴。一天，帕塔尔骑着心爱的毛驴去赶集，驴却被人偷走了，气得他站在十字路口，仰天高唱木卡姆，发泄心头的怒火。万桐书带着普查小组，跟当地干部一起找回了小毛驴。从万桐书手里接过缰绳，老艺人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于是，刀郎木卡姆第一次有了完整记录。

1982年，万桐书又去抢救哈密木卡姆。有位叫阿洪拜克·苏布尔的老艺人，会唱全套哈密木卡姆，以前就与万桐书相识。二人多年后重逢，老艺人已年过八旬，满口的牙都快掉光了。万桐书带他去医院，镶上了牙齿。阿洪拜克精神大振，唱歌的欲望又像火苗似的升腾起来。十几天内，老人演唱的哈密木卡姆被全部录制。

伊吾木卡姆是哈密木卡姆中的一个典型代表，继承了传统的演唱方式和表演形式，又有独特的风格。可是伊吾木卡姆的主要传承人之一老艺人吉力力·阿迪力隐居深山，改名换姓，20多年没有演唱过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万桐书问过许多人，翻过许多山，几经辗转，终于找到了他，并送上一把崭新的萨塔尔琴。吉力力紧紧地抱住了万桐书。直到这时，邻居们才知道，自己身边竟然住着一位木卡姆大师。

第二天，村里布置了场地，请吉力力演唱，远远近近的乡亲们都来了。老艺人精神抖擞，唱的是：

“我沉睡的木卡姆又被唤醒了，我要和你一起重唱，让木卡姆的歌声传遍四方……”

(八)

头发倔强地直竖着，嘴巴裂开口子，脚上的布鞋沾满土、看不出颜色，记录时随地盘腿一坐——在万桐书留下不多的照片中，大多是这样的形象。

渴了，他就拧开随身背的水壶喝一口，实在找不到水，就喝路边坑洼里的积水。没有住宿的地方就睡在汽车里，有时干脆窝在草堆里将就一晚，甚至住过坟地。他奔走乡间，不知疲倦，哪里有老艺人，就往哪儿钻。

他长期营养不良，体力透支，一次在南疆收集音乐时胃病发作，大口吐血。为了给他补身体，当地老乡送来羊肝，轮流喂他吃。另一次，他的背上长了大疖子，引起高烧，县城的医疗条件只能消除脓肿包。他烧还没退，又骑

上毛驴去收集歌曲。

老艺人们说，万桐书是木卡姆的救星，是他们最崇拜的木卡姆奇。

“爸爸后来说，不是木卡姆离不开他，而是他离不开木卡姆。”万桐书的小女儿万静回忆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音乐的万桐书，在家里却从不和自己的孩子谈音乐。

受家庭熏陶，万静也选择了以声乐为职业，可在她印象中，父亲从没指导过她。

一个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，最后耗尽心神，回到家不想再提工作一个字，只想喘口气——万桐书也许就是这样。

有一次，一个工人想学唱歌，来找万桐书指导演唱方法，万桐书教他用打哈欠的感觉来发声。一旁的万静听到，也悄悄试了一下，果然有效。回学校后，教她声乐的老师很惊讶，夸她的发声大有长进。要强的万静说，父亲是搞音乐的，新方法是 he 教的，心里却有些难过。

万桐书不是个完美的父亲。万静说：“爸爸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，严厉的，我们甚至有些怕他。他书房的东西，哪怕一张报纸，我们都不敢私自动。”

万桐书动不动就出差，很少管教孩子。他家3个子女，都有被寄养在武汉二叔家的经历。万静1岁就被送去，6岁半才接回来。而大女儿万史迅上幼儿园常是自己一个人去，迈着稚嫩的小腿，胆战心惊地穿过几条马路。有一次，天都黑了，父母还没来接她，幼儿园老师只好带着万史迅去万桐书的单位找，却发现单位灯火通明。原来那两口子一直在工作，竟然把接女儿的事忘了。

在万桐书心里，抢救木卡姆就是天大的事，其他事都要让路，亲情也不例外。然而，他对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却充满了耐心。

他家附近，有个维吾尔族少年，名叫努斯来提·瓦吉丁。万桐书家飘出的钢琴、小提琴声，让努斯来提迷上了音乐。他也弄来一把小提琴，每天在巷子里、房顶上拉琴。

努斯来提和万桐书的儿子万史建是好伙伴。“每次到他家里，看到他爸爸那满书柜关于音乐的书，我的眼睛就挪不开。”努斯来提回忆。一次，在万史建的默许下，努斯来提拿走了一本斯波索宾的《和声学》。这件他们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事，很快被万桐书发现了。

“你就是那个半夜拉琴的娃娃？”万桐书严厉地问，同时上上下下打量努斯来提，随后，让他常来家里学音乐。

在那间狭小的书房里，努斯来提跟着万桐书学会了演奏小号、小提琴，掌握了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。后来，曾经的“房顶少年”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，成长为新疆著名音乐家。

自然而然，木卡姆成为努斯来提音乐灵感最重要的源泉。从毕业作品交响组曲《沸腾的天山》开始，到交响乐《木卡姆序曲》《乌扎勒木卡姆交响组曲》，交响诗《故乡》，努斯来提不断探索木卡姆音乐“交响化”。

(九)

在木卡姆的歌声里，万桐书来到新疆，当年风华正茂。

在木卡姆的余韵中，万桐书坚守西部，渐渐年华老去。

孩子们先后去东部内地定居，一次次劝父母同去，可他们难以割舍，这片广袤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音乐艺术已和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。

然而，万桐书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75岁时不得不和妻子迁居内地，与子女同住。临行前一天，他从书桌抽屉深处摸出了一盒没有封皮的磁带，在手里握了好长时间，然后拿起电话，叫学生地力下提·帕尔哈提来一下。

地力下提是万桐书很欣赏的学生，那时在新疆艺术研究所工作。来到老师家里，他看见老师正坐在已打好的大大小小的包裹中间。万桐书把那盘磁带递给了他，平静地笑笑说：“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很有特点的木卡姆乐曲，我还没有想好它们属于十二木卡姆中的哪一部，留给你研究吧。”

后来成为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团长的地力下提回忆，接过磁带那一瞬，手心微微沁出了汗，他知道自己接过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。

一时间，地力下提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话到嘴边，只剩了一句：“您放心。”

不久，福建厦门的一个小区里，多了一对看似平常的老人。邻居们稍感特别的是，那位老爷爷出门散步，取报纸时，常带着个小录音机，里面播放的是一种谁也听不懂的歌曲。

2005年11月，“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”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82岁的万桐书慢慢走进了书房，打开录音机，听起最爱的《拉克木卡姆》选段。窗外，海风拂面而来，他轻闭双眼，随着旋律点头，抬起右手流利地打着节拍。

2023年1月9日，万桐书闭上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。99岁的音乐学家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最后一个休止符。

他的墓碑坐落在面朝大海的山坡上，四周草木葱茏，远方碧波荡漾。时而惊涛呼啸，时而微澜浅吟，大海也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。

此时，在数千公里外的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剧场，努斯来提创作的音舞诗画《木卡姆印象》又开演了，几乎场场满座。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又听到了那迷人的独特旋律：

“我给大家讲述木卡姆的良言，它用音符歌唱爱情，把人们的激情点燃。它是勤劳智慧的结晶，古老与青春、忧伤与快乐 音乐诗篇……”

石榴云/新疆日报记者 李杨 银璐 任江